

文艺片：

不怕跨界 不畏票房

文\本刊特约撰稿 照日格图



一种关注

——近年来值得回放的10部文艺电影

文\照日格图

《观音山》

摇晃的镜头，迷茫的未来，是这部电影想要表达的精神内核。当他们坐火车穿过山洞，光与影在他们身上交替之时，我们看到的分明是时光的流逝。

《钢的琴》

当年零差评的文艺电影。它像个闹钟，提醒我们一定要想起废弃的工厂和我们父辈的角色——工人阶级。大烟囱、俄罗斯风格的电影音乐、东北方言和东北人的幽默，北方的粗犷和情怀支撑了电影。

《二次曝光》

依然是李玉和范冰冰，想要表达的内容在延续《观音山》。银幕上的韶光不再，但他们依然是带着伤痛的年轻人。他们萎靡不振，却不曾被生活打倒，他们在摇晃，他们在前进。

《万箭穿心》

作家方方的小说给电影打好了基础。虽然是文艺电影，我们却能看得懂，能够感同身受，能够为生活的不易和女人的坚强叫好。严肃的主题被表达得干净利落，电影的最后是抽刀断水的痛快，当水结成冰时一刀即断。

《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

上半场清纯得像水晶，下半场有批判、有疼痛。挥一挥衣袖，我们带走的是年华，还有痛感。

《美姐》

一部被忽略的美丽与尘埃，小人物的畸形成长衬托了大环境的冷漠与空洞。

《白日焰火》

成就的不只是廖凡这位影帝，它也在告诉观众，警匪片和文艺电影交叉的可能性。

《山河故人》

不变的贾樟柯，不变的寻找，不变的故乡情结。有一天，我们总会走到自己的对立面，看着自己越走越远。

《百鸟朝凤》

因为是遗作，多多少少有了一点致敬的意思。电影中的唢呐，就如同这部电影的本身，热切需要大家的关注。

《驴得水》

改编自舞台剧，所以够热、够闹，演员的嗓门普遍大，批判和讽刺也填满了银幕，怎样在两种艺术形式之间顺利转换，是这部电影团队值得思考的问题。

(以在国内上映时间为序)

从《百鸟朝凤》说开去

2016年5月6日，第四代导演吴天明的遗作《百鸟朝凤》在各大院线上映，此时距吴天明老人去世已有两年零两个月。因为是遗作，所以多多少少都带一点仪式感。那是一部表达信念的电影，观众也应该有仪式感。制片人方励下跪，让仪式感更多了几分严肃和无奈。方励下跪，不过是让大家关注吴老的遗作，让影院老板在盆满钵满之时为这部电影“网开一面”，让大家有机会看到这部电影的“庐山真面目”。在文艺片里，叫好不叫座的作品比比皆是，《百鸟朝凤》最后的票房是8676万元，应该说这是仪式带来的价值。

在我国，电影可以分为三大类：主旋律电影、商业电影和文艺电影（包括概念更小的艺术电影）。作为小众的文艺片，既没有强大的行政渠道支持，也没有只以瓜分利益为目的的资金支持，文艺片是穷电影、怪电影的代名词。

有一部分观众，想要通过电影来索取“反鸡汤”的深度思考，他们希望电影可以在完成娱乐功能的同时完成作为艺术的那部分功能。所以有一部分电影不再单纯追求视觉的刺激，不以商业利益为唯一目的，这里有痛感、有批判、有人与人的复杂情感。这样的电影里，团队的标签不明显，作为“作者电影”的意图却被表达得淋漓尽致。至少，不是电影中所有的细节都是为了电影最后圆满而富有喜剧形式的结局，因为生活的本身就是那么复杂。

在文艺片里，观众遇见自己的可能性更大。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影院不止爆米花和可乐，还有银幕上的压抑和人性的挣扎。

文艺片也可以不小众

如今，大家都喜欢拿最直观的数字——钱来说事，票房成了电影的救星和巫师胯下的扫把，骑上它便能飞上天。在这样的大环境里，曾经被当做“影院一日游”的文艺片也一改往日晦涩难懂的风格，努力拍出大家看得懂的文艺片。这些文艺片里依然有情怀、有思考、有批判。

《钢的琴》里陈桂林和他的乐队在葬礼上冒雨演奏《步步高》时，观众都笑了，大家都知道这是对无知和愚昧的讽刺；在《万箭穿心》里李宝莉与儿子断绝关系，再一次出现在武汉码头之时大家都知道她这次要为自己而活了；当《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里每一个人的理想被现实打磨的没有了棱角，身材也被现实磨得没有了棱角（发胖）的时候，我们便知道这里展现的不再是简单的心灵鸡汤了；当《驴得水》里的毛驴成为吃空饷的对象，摇身一变成为名叫吕德水的教员时，我们都知道看似荒诞的情节映射的社会现象并不荒诞。

文艺片的棱角被磨平时，票房也盯上了这些往日的稀客。近年来随着观众欣赏水平的提高，电影也不再是“得小镇青年者，得天下”（只有拍出小镇青年都爱看的电影，票房才能居高不下）。2016年上映的几部文艺片的票房成绩还算合格：《驴得水》1.72亿元（年度总排名60）、《七月与安生》1.67亿元（年度总排名61）、《百鸟朝凤》8676万元（年度总排行榜90）。看着这几部电影大家可能会惊讶，原来文艺片也可以不那么小众，投文艺片也不再是CCTV6和打水漂的代名词。这些文艺片，在剧本的选择、导演的调度、演员的表演、后期制作、舞美灯光和音乐上，都不那么另类，只是他们还有情怀，还讲情感，还没有忘记文艺片的初衷。

文艺片，本来就没有什么是明显的秦淮线，就连国内的权威《电影艺术词典》里，也很难找得到清晰的定义。文艺片，不是票房杀手，也不应该是怪胎。桃园电影三兄弟结义，它是其中一个。

呼唤艺术院线

看了上面的成绩单，文艺片的春天是不是悄然来临了？非也！就电影这个产业而言，最健康的状态不仅票房要高，产业结构还要合理。我们看到目前引进电影和国内的商业电影占据了很大的市场，电影的程式化、模式化和僵死化的现象还没有完全去除——一个模子里的奶酪，难免让人们有些腻味。其中文艺片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是，排片难。文艺片需要属于自己的艺术院线。

有资料显示，法国巴黎市区有90多家影院，其中有41家艺术影院。电影界呼吁了很多次，但国内的艺术院线依然寥寥无几，且大部分都集中在北上广等大城市。如果各大城市纷纷建立起以播放优秀的中国老电影、独立电影（包括文艺片）、审核通过的国外优秀电影为目的的艺术院线，文艺片就有了“自留地”，就不用在商业院线挤破头了。

电影作为艺术形式，可以承载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符号，欣赏商业电影是为了“娱乐”，那么欣赏文艺片一定是为了“愉悦”。

为文艺片打造一个“雅间”，关乎一个国家的文化多元化和文化包容，很值得。